



原來我見過這洋樓

◎洪明傑

的洋樓，心中油然而生發出一聲：多麼愛國的屋主，還沒見過如此裝扮自己住家的。但對於樓房毀壞、院子長滿野草，感到可惜。後來又造訪村莊數次，記憶深刻的，一回為尋找寫生題材無意中驚回首，不期而遇后宅那座兩眼鼓鼓突出的石獅爺。

家鄉王金城洋樓是鄉親早年下南洋發展致富匯錢來興建的，這次由有關單位出資修復具有相當意義。故鄉建築主體主要以閩南大厝為主，現修復中西合璧的洋樓，讓這一時期鄉親出洋奮鬥所建的洋樓建築可以保留下來，可呈現多種建築樣貌。據內政部金門民居的介紹，家鄉的洋樓依前廊的不同樣式有：五腳氣洋樓（騎樓式）、三疊壽洋樓（兩側突出中間往內縮）及出龜洋樓等三種。而王金城洋樓是屬於出龜式的，也就是其一樓正面中間是往外突出的，這種建築風格與童年常經過的魁星樓旁陳詩吟洋樓頗類似。為什麼說是中西合璧？依我粗淺的觀察，這些洋樓的立面大

都為西式的元素，像柱子、欄杆、階梯扶手等，還有柱頭、窗台的花草裝飾。另一方面，頂樓屋頂大都採中式木柱樑柱結構，屋頂覆蓋中式屋瓦；若有庭院花園，一定是以中式亭台樓閣、小橋流水、假山等來呈現。若周遭增添護龍或其他建物，也以中式建構為多。王金城洋樓山牆中間有一圓形開孔的裝飾，其中「中華民國」四字則以泥塑完成的，山頭牆面及柱子上有中西各式花草走獸及人物。一樓牆面貼有陶器花磚，磚上是一些吉祥的圖案，可能是當時的一種流行，這種花磚早年我曾在老家隔鄰馮姓大厝的「塌受」見過。

新聞上說，將來這洋樓修復後做為民宿可以促進觀光產業，使后宅成為東方聖托里尼。聖托里尼是希臘愛琴海的一個小島，這裡擁有希臘特色的藍白牆建築群，充滿浪漫夢幻的氛圍。不過，我的看法，近在咫尺僅有一水之隔與家鄉有相似背景的鼓浪嶼頗值得參考。鼓浪嶼雖是彈丸小島，面積不及兩平方公里，

但五口通商後就與外來文化有著頻繁接觸。約與后宅蓋王金城洋樓的同一時期，往南洋發展的大批華僑也回到島上建屋置產，造成一股建築風潮。一時，使得小島上矗立著不計其數中西合璧的別墅洋房。返回的殷實商人經濟能力雄厚，買鋼琴，學習鋼琴成了一種潮流，空氣中瀰漫一股音樂風，家家戶戶普遍擁有鋼琴，因此，有「鋼琴之島」的稱呼，如此，音樂長期潛移默化影響著島民。後來，這些建築有些改成民宿、咖啡屋、展覽館等，每年吸引各地為數眾多的旅客。

回想小時候，離家不遠的「茶桌仔」常有好友四五人，有雙手握響板主唱者，有拉二胡的，有撥阮或三弦的，有吹洞簫的，就這樣「伊呀！伊呀！」就唱了起來，一幅難忘的美麗畫面！但這種場景已消失久矣，不復存在了。鼓浪嶼居民除了玩中式樂器也玩西式的，在民宿，有人彈鋼琴、有吹薩克斯風、有拉小提琴，形成一個小小樂團。在海邊的一處面向大海的屋舍幾位好友，偶而就聚會彈吉他、吹薩克斯風、拉小提琴、彈手風琴；快樂不但感染自己也感染海邊旅遊的人群。當音樂融入生活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音樂才真正發揮了功能。王金城洋樓的修復屬屬體的建設，文藝音樂的培養是軟體的充實，而兩者豐富著居民生活，也讓遊客近悅遠來。

金門老街的源流

◎楊秉欽

隨著當地人生活作息而平凡存在著的老街，除了積極開發和提升在地的人文風景，也受惠於交通建設。今天分別地造訪散落在不同方位的老街，遊逛金門老街的迷人風華。屹立於澎島金馬地區，其中著名的老街有：金沙沙美老街、金沙陽翟大街、金城老街、金城模範街、金城明道古街。

沙美老街位於金門縣東北方，是金門最早形成的市街之一，創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宋代，元明時因為金門的海鹽產業到達巔峰，而金沙又是鹽產重鎮，遂曾因此繁榮一時，造就出沙美老街的極盛時期。充滿中東風情的顏屋，破敗景象令人唏噓。不用蛇足，老街為當時整個金沙鎮的軸心，而又隨著產業沒落變得寂寥。

來到了過去金沙鎮上的陽翟大街，曾有過燈紅酒綠，以金東電影院為中心而繁榮發展，後來因為軍人減少逐漸地沒落。

牆上的蔣總統萬歲標語猶存。來此欣賞歲月推移的昔日風情軌跡，一幕幕別具特色懷舊小鎮的街景，轉型成為金門旅遊的新亮點。

續往前走，驅車奔往金城老街，金門第一大鎮金城鎮最熱鬧的老街。

根據文獻，自唐宋時期就已頗具規模，清康熙年間更成為主要的活動中心，古舊的古蹟，顯得頗為肅穆。珍貴的四柱三間三層、龍柱雲紋楹聯石獅的邱良功母節孝牌坊、陳氏祠堂和總兵署、奎閣、將軍第、滄江書院等景點，出身有素質的文化，帶著一份貴氣的柔情。時至今日，這裏古老建築，吸引著觀光客前來朝聖。

難得一天中的清靜，我很樂意花費了它們在金城鎮上，老街的人們、一景一物的留存，已經是看第二遍了，還是津津有味。足夠熱度的下午太陽，加上這條上坡路，我的全身受到汗水的洗禮了。老舊店面的門口陳列八二三砲彈的製刀老舖……，保存最純樸單純的原始風貌，還真感覺脊背有些發涼。

走完這一段路接上另條巷子，穿樓過再拐個彎，抵達後又折返，沿著路再走回熱鬧的大街上。不僅可以找到許多著名的庶民美食小吃，煮的都是古早味，在明清時期就開始生產了，在這裡聚集著貢糖、酥脆且香的蚵嗍和芝麻球、廣東粥、閩式燒餅、蚵仔麵線及肉羹、金門自產蜂巢「風伯燒」……等等，老街內設有許多特產店舖，當路上的點心食用，那味道的確有醇香之感。

金城模範街位於金城老街附近一帶，分為橫街和直街兩部分，為一條長七十公尺、由四十間洋樓店屋所組成的街道。模範街有別於傳統合院式民宅，原是明末鄭成功於後浦訓練軍隊的內校場，店屋街道側為洋樓，第二進為閩式建築。

樣貌取自日本大正風格，融合西洋磚作，甚至引進南洋的五腳騎樓型式。如今住商混合，由街頭望過去，整齊劃一的樓房以磚造棋盤相連，是金門

最具代表性的紅磚接連拱廊式老街。與台灣差不多時期所興建的迪化街、三峽、湖口、大溪……等老街來說，儘管模範街同為類典型態，街道兩旁仍可見舊年代的建築。

金門最古老的街道：明道老街、明道古街。位於金門城北門外，有著「台澎金馬第一街」的稱號。

金門的歷史可追溯到晉元帝建武元年，而金門城的發展則始於明洪武二十年，為了軍事目的與為防沿海倭寇所建的千戶所城，也因為建造者江夏侯周德興稱此城「固若金湯，雄鎮海門」，涇州嶼才有了「金門」這個名字。

隨著軍眷遷入，使得金門城熱鬧起來，也帶動了產業的興起，之後城內發展飽和後，大約成型於明朝中葉時期，才又在金門城的北門外延伸出市街，也就是今日的明末道老街。

緊鄰著舊金門城北門的便是明道古街，站在北門外遙遙相對，看出去，近處盡在俯視之下，視界十分開闊，由城樓上可一覽俯瞰這條街道全貌，充滿時光的痕跡。走讀至此追根究底，慢城期望達到人與環境和土地共存共榮的生活型態。

大道納氣，光影照耀下的老街，古色古香溫雅柔美。街道成南北向，建築保留著原貌，我遙想著當年金門城。面對這一切走進那時光隧道般，……雖然也曾經歷歲月的滄桑洗禮，不過由於老街一直保有絕佳的風情，明道老街是台閩地區現存最古老的歷史市街！

顏色格外耀眼，充滿不可言傳的文化色調。老屋上還有遺留的老花磚，很具特色的鑿字門環、不同大小的石塊拼湊原始的構築。街上的牆垣以紅磚搭配花崗石砌成，石雕甚為講究，與在其他聚落看到的金門古厝，明顯是不同的建材與工法。分為二進式、三進式天井兩種，明道老街前幾棟房子有整修過，有漂亮的牆垣，更提供進一步的想像空間，後面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樣貌。

在這條長約百米古風特色的金門城明道老街，因位處交通要津，中間有花崗岩鋪面石板條鋪成的老街，由一層樓長條形連棟的街屋組成的建築形態，相傳是江夏侯周德興所鋪設的一條交通要道，地板為亂石車軌道。之後再逐漸形成農漁產及民生物資交易的聚集地，所以在人地慣稱賣菜街，在當時是金門熙來攘往、最熱鬧市集的一條街。

兩旁屋簷低矮並排在兩側，儀態萬千且相連而建的老房子，如此設計應為避風害的緣故。行走其間，遙想當年的市街，彷彿穿梭時空六百年，這明代閩南式建築，其興盛時期至康熙二十二年時，金門總鎮兵陳龍將政經重心移到後浦，這才讓老街逐步不成顏色走向沒落，從商業街逐漸轉變為住宅區。

如今，留下來稀罕的街屋部分改為展示館。「明道古街展示館」，內部展示著金門城與明道古街相關史料、人文故事、傳統習俗、舊社會生活與農事器具。關於信仰、農作與起居，館裏都有詳盡的描述。

蓋其本身實含文獻藝術歷史上之價值

。春去秋來變化萬千，若值時代大動亂的時期，確信因戰事的關係，不知毀滅了多少包含文化意味的物蹟，這種日常四季生活的寫真，表示著似水年華接踵而臨大地。景物依舊，世事如麻。所以遊人們懷古傷今的氣味當然濃厚了。

同一角度，同一個地方景色，看似平凡的老街，真的是蘊藏著歷史之美。不久就來到古厝的盡頭，說不出韻味的迴向殿位在明道老街的街尾，門朝街上，是北門外的當地寺廟。

一幢白色洋樓鶴立其間，這街尾是黃天佑醫生過去一家人生活的地方，雖然只有一層樓，但這棟留有時光記憶的洋樓挑高空間，顯得氣派。正門前是有著「突龜」的長廊設計，建築正面有著異國南洋風的迴廊設計，整體小巧精美。

未來，預計從當地人的生活經驗找出故事，以及運用老街特色，發展自然人文觀光旅記。政府維護古蹟的苦心，需要更多策劃和行銷人才，才能提供給遊人更深度的金門體驗。

不紅的楓樹

◎陳津穗



鄰居家的楓樹，樹高快四層樓，房子只有二層小樓，颯風一來小樓快倒下來，很危險！請工人把楓樹鋸到二層樓下，反正楓樹只長綠葉，不紅的楓樹，心中較不可惜！沒幾天，光滑滑的樹桿上，

長出三片綠葉，我在圍牆外呆看很久，我不是看紅葉，那老到都是繡紋的楓樹是如何長出三片綠葉？我讚嘆，生命力是無限的，再苦再難也會活出來！

◎高潤清

。縱使孤獨也好、儼然隨行或者三五結伴也罷。那些空間陳設多講究，管你筆電橫移或茶點滿佈，它依舊靜靜的讓你靠著舒服得很，直到你躬起身彎腰，將電源線拔起收拾好離座，這片刻愜意，自始至終讓你忘卻了一身病痛。

也許這三年來的苦撐，仍不敵成本懸殊的開銷而選擇歇業，確實是無奈。它的主人是否會回頭，不得而知，畢竟我們這些過客也不會那麼關切。只有那片竹林如故，也許它們早已習慣這山裏的幽靜，在夕陽後除了疾駛而過的呼嘯聲外，就剩下窸窣的迴響與穀雨後春蟬的浪漫及西風下斷續的秋蟬絮語外，向晚之後應該是華燈雖美，山青皎月卻是杳無人跡。

面對生老病死的旅程中，我們無能消弭病毒肆虐，然而與病毒共存的環境下，誰能永保健康，惟有心知道？常言道：花無百日好，花開錦簇的世界裡，只有這一叢綠竹知道，無論四季遞嬗，惟有堅持孤寂忍受寒冽酷暑的環境，方能常保旺盛生機。如同昭示著我們求得一身外圓內方的處事態度，方能明哲保身，人能安身立命，在於不躁進、不盲從，順時而興，進退自如。

一聲剎車聲讓我回神，玻璃映著我蒼茫的身影，嗅不著香郁深濃的氣息，也見不到一身白衣紳士大鬍子鬚鬚，一切似乎不曾發生。此刻回顧那曾經的足跡，如今已是空寂寂寥，唯有三兩形影擦身而過。走進那扇開關關的自動門，人覺人生如夢，這幢宏偉壯觀的建築物，終究也會斑駁老去，尋不著我的身影，只因我是恆河沙灘的一丁點微塵而已。此刻我將依序量身高、體重、血壓及等候燈號，看著姣好身形的白衣天使與親切問診的醫生，給予千篇一律的健康建議與處方箋，那扇門依然是擦身而去的陌生身影。

也許老、病、死正困擾著我，又如何？拿完藥後再度經過竹林，此刻金風吹來涼涼，回首那幢消失的咖啡館，它的遺跡誰會追問，就讓時間沖淡吧！或許未來將有後起之秀，溢放著風華再現的生機，只是誰還能惦念這白衣紳士大鬍子的閒情逸致，帶給多少人片刻的寧靜與思索，這個瞬間美好與浪漫，讓人忘卻了韶光易逝，只在瞬息中。

三十歲時，你發生了什麼事？

◎茱涵

如今的我，早已成為別人眼中的「作家」了。

想起久遠以前，有一年，好朋友替我算了一次命。

大致都還不錯。

奇怪的是，他一再的追問：「三十歲時，你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沒有啊。」我仍然在敘書，雲淡風輕，完全不記得有什麼事。

他還是繼續追問。

我很好奇：「到底之前和之後，有什麼不同嗎？」

「之前，渾渾噩噩；之後，全然改觀。竟然像是不一樣的人呢。」

我努力思索，最後我告訴他，「我在三十歲時，確定了要寫作。」

我雖然起步早，那是因為受到家母的帶領和鼓勵，在童年時就開始投稿，但不曾當一回事，或許由於來得輕易，有時寫時不寫，沒有那麼認真看待。決心要寫時，會有一定的寫作量，到後來，甚至是每年刊登百篇，直到現在。最高紀錄是同時手中有五個專欄，簡直是嘔心瀝血，只差沒有心力交瘁了。那已經是在我五十歲告別職場以後了。

的確，人生的目標一經確立，生命的意義因此不同。只是，我從來不知道寫作的路太遙遠，太艱難，需要生死以之。

如果事前知道，我真的有勇氣走嗎？不過，因著長年寫作，果真讓我的人生變得更為豐美，這多麼值得感謝。

